

# 特殊儿童精神世界的追问与关怀

□余雷

纵观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到志怪传奇,再到明清时期的长篇巨作,作家的取材大都与民间故事有关,《红楼梦》的开篇也借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这种文人创作与民间传说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具有重视情节的特点。李健吾先生曾在《萧军论》中提到过,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情节的奇巧组合和优美的叙述文笔,但对人物的心理表现极为“粗糙”。大部分作品仅只是停留在“人生的戏剧性的表皮”上,缺乏对人物“深致的内心的反映”。虽然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有很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但作者对其心理发展和变化的描写确实不够细腻和深入。直至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后,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为中国现代小说带来了新的理论支持和可供借鉴的模式,让中国作家从观念和技巧上都得到了启发。作家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方式,开始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和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感受和表达人物丰富的个体经验。

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儿童文学,得到了新文化的有力推动。从发生之初就在题材选择、内容表达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着现代小说的气质。作家们不满足于讲述故事,还希望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试图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去表现儿童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注重对主人公内心世界和自我体验的表现。这类关注儿童心理发展的作品扩大了儿童小说的表现内容,将儿童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心理变化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郝周是一个愿意对儿童内心世界进行探究的作家。《白禾》作为一部对盲童精神世界进行细致表达的小说,详细记录了主人公白禾的精神成长。作者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盲童艰难成长的坎坷故事,而是自觉地对白禾成长中的心理变化进行了丰富而详细的描写。本书也因此获得了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这样写道:“正是因为白禾无法提供‘视

角’,他对外物、成人的认知过程,才显得格外艰辛与珍贵。作者对盲童的触觉、听觉、嗅觉以及心灵世界做了非常细腻、真挚的书写,对父亲离世以后母亲的心理变化、盲师傅的孤傲与坚强都做了充分而又克制的描写。”

白禾幼年时因病成了盲人,世界在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没有看到过蓝天和白云,也没有看到过绿树和鲜花。白禾多耐心地教他去感受这个世界,吃汤圆时白禾告诉他,太阳就像汤圆一样圆圆的;吃青菜时白禾告诉他,菜叶是绿色的,树叶也是绿色的。夜晚乘凉的时候,白禾爹会给他讲月亮上的吴刚,告诉他天空好比一张凉席,凉席中间有一块糯米粑,那是圆月亮。糯米粑周围,散落的白芝麻粒就是星星。白禾爹告诉他,蓝色是砖墙的颜色,红色像火一样烤得脸上发热,白色是冰凉冰凉的……白禾爹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尽可能地用白禾能明白的方式传达给他,也在讲述世道人心。白禾爹让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用心去闻,小心地去触摸他能够摸到的东西。白禾在触摸和想象中感受和体验着这个世界,理解着这个世界中微妙而复杂的规律。白禾爹希望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这个瞎眼的儿子“看”到整个世界。

白禾因此能够感知到四季的更替,能够感受到草木细微的变化,能够分辨出风的方向,甚至能够去“看”戏。他看不到,但其他感觉器官就变得更加灵敏,声音在他的世界里有形状,有颜色,有线条。气味在他的世界里就是流动感的气息。白禾对外界事物的敏感让他比一般的孩子更容易快乐,也很容易哀伤。他对草叶说:“大人们有时会以为我不但是瞎子,而且也是聋子,他们忘记我有耳朵,我也会伤心,因此把我当作一个木头人。他们说了好多让我难受的话。”

父亲去世的哀伤没有得到安抚,白禾又被母亲遗弃在了福利院。从草叶口中知道,是草叶多出主意让母亲遗弃他后,白禾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他希望自己有一双翅膀,能在天上飞

来飞去,不用担心撞到东西,想飞多高就飞多高,想飞多远就飞多远。能够飞到一个没有人嘲笑他,没有人欺负他的地方。

白禾是不幸的,但白禾又是幸运的。从福利院回来后,他遇到了第二个愿意带他去“看”这个世界的童师傅。童师傅不仅教白禾唱小调,更教会了白禾如何认路,如何一个人上路。每当白禾有疑问的时候,童师傅并不直接告诉他答案,而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让白禾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判断。和师兄余亮的交流让他第一次开始思考盲人是否有存在的意义,是师傅的一番话让他明白,一个人不论是亮眼还是瞎眼,都不会像一阵风,吹过就没有了。记住恩情比记住怨恨更让人舒坦。在师傅的指导下,白禾慢慢领悟到,自己之所以想做一只鸟,是想从高处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晰一些,看清这世间所有事情本来的面目。最终,他在山路上摸索了很久找到了草叶家,告诉草叶,自己原谅了一切。

郝周用细腻而温情的笔触一点一滴刻画着这个特殊的孩子,探寻着盲童成长的密码,让这个记录苦难的故事带给读者温暖和感动,完成了一次真正儿童本位的创作与关怀。郝周让读者看到,作为一个特殊儿童,白禾的身体是残缺的,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完整的。他和普通孩子一样渴望得到爱与呵护,期望得到认同和接纳。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没有让白禾屈服,他用自己的努力找到了未来成长的方向与目标,找到了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 向内叙事的心灵“童话”

□洪艳

一种感人至深的情调与盲人的坚韧精神埋藏于字里行间。但郝周只是将白禾的人生苦难渲染成了小说的其中一种基调,更重要的是他把一种由此产生出来的乐观向上的精神,种植在人物的心田与广阔的田园山水间。郝周将小说在整体上散漫出的童趣的懵懂无邪与自然田园自在景致相融合,以娓娓道来的叙述节奏,推导出白禾成长的心路历程。郝周实际上是借由一个盲童纯洁的心灵和简单的阅历,使得小说的叙事内容饱满又客观真实。白禾在好友草叶的引导下想象着天上像棉花团一样的云朵,像鸟儿在空中展翅飞翔的舞蹈;在草叶温暖的手心里,白禾伸出待人接物的小心翼翼刻画得栩栩如生,也把盲人内心的敏感、自尊、自爱 and 自强写得细腻而无斧凿之痕。可以说,郝周在《白禾》中的用心,使得文本在众多细微之处显出了其对人性复杂的用心观察,和对复杂人性中显出的闪光点体的颂扬。

在《白禾》中,郝周借助文本对身体感知细腻的观察,传递出了叙事的力量。首先,郝周以《白禾》打开了我们对于身体无限性的认知。小说中的白禾,在失明后的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觉器官被充分而灵活地调动起来,郝周借此描绘了白禾的所识所感,以对身体感官的感知书写,打开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另一种认知。我们会不自觉地跟着白禾所听到的声音、闻到的气味、触摸到的感受来体验这个世界的玄妙,甚至欢喜着他的欢喜,疼痛着他的疼痛。“失去了观察世界的眼睛,白禾的耳朵变得格外灵敏,他对各种声音充满了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声音就是他世界里的颜色和线条,声音让他想出去世界的样子。昆虫的叫声、鸟的叫声、猪牛羊的叫声、风的声音、雨点的声音、雷鸣的声音……这是一个盲童热爱世界的方式。”而最令人动容的是白禾母亲不堪生活重压,有意要将白禾遗弃到福利院的情节。郝周将白禾身体上的感知做了细腻铺陈,显出了一个孩子无可诉说的悲情。“露水打湿了白禾的布鞋鞋底,他隐约感觉到脚板有些黏湿。”这黏湿多像是一个盲童将步上人生未知路的汗水与泪水啊!白禾母亲为了抄近道,沿着铁轨走了很长一段路,白禾感觉到那火车鸣响像“滚雷般的闷响”,“咣当咣当”地扑面而来,“火车冒出的热气钻进白禾的脖子里。等火车的吼声远去,双耳轰鸣的白禾趴在地上,仍然不能动弹。他嘴唇发紫,脊背一阵一阵发凉。”我们借由白禾身体感受到的忐忑、在由远及近的巨响中将白禾的内心的恐惧步步推向了高潮。令人潸然泪下的是一个大人对于生活的无力抗争以欺骗一个盲童为妥协,一个孩子对于未知的警觉却终究无从选择无以抗拒。当白禾终于与母亲得以重逢时,他听到了许多生机勃勃的声音:自行车的铃铛声、小贩和顾客的讨价还价声、妇女叫唤孩子的声音、铁匠铺里的抡锤打铁声、棺材铺里的木匠拉锯声。这些声音与前文的火车轰鸣声形成了对比,可见郝周的匠心独运。他没有点明白禾母子是否冰释前嫌,而是以这充盈了人间烟火气的热闹显出了一个孩子的单纯与喜悦,一颗稚嫩心灵的宽容与良善。

其次,郝周在《白禾》以深入盲人心灵描绘显出世事人心,显出一种类似童话指出心灵般的光亮感。郝周的《白禾》绝不是一个贩卖苦难与赚取眼泪的故事。郝周在书写白禾复杂的心理世界时,细致地刻画出盲人的生存状态;借盲人的成长和遭遇的心不甘,将



·评论·

## 盲童的光芒

□姚苏平

一部优秀的儿童长篇小说,势必要不露声色地实现“没有难度的难度”。当郝周去书写一位2岁失明的儿童“白禾”的成长故事时,这场关于“没有难度的难度”的写作更充满了挑战。血气方刚的郝周带着他特有的自信和克制、激情和周详,把“白禾”的故事演绎得丰满动人;更以他本人的“综合实力”赋予了儿童长篇小说以“文体尊严”。这不只是对作家的褒奖,更是站在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社会认同层面上的一种责任担当。

关于“盲人”的主题选择,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已经凄怆地抗争过残酷的命运,毕飞宇的《推拿》让盲人集团在烟火人间形神毕肖。但是关于盲人的童年挣扎,以及从盲童的视角反观所谓“正常人”(包括“正常”儿童)的言行举止,公平、正义、善良等这些人类文明的秩序表征,是否是由“正常人”来维护、主持呢?这是郝周用力最深却克制最多的地方,因为这是“儿童”的小说。在郝周酝酿创作之初,在和家乡盲人的深度交流中,就被这些虽失去光明却一生光明磊落的“吴爹爹”“童瞎子”们所触动、所激发。由此,那些来自“亮眼人”的恶意,在“白禾”们的心灵里留下了伤痕,却也砥砺了成长。村里三猫、四狗、五耗子等小伙伴对白禾的百般戏弄,一旦闹祸就全然不顾,任凭白禾在激怒的牛背上,捅破的马蜂窝边、无人的荒野中自生自灭。白禾的爸爸被村里派去修水库,因塌方而亡。妈妈让白禾排队领村里分发的梨子,想以白禾的残疾博取同情,多分几个好梨子,可是白禾的篮子里只有一点又小又烂的梨子;妈妈不服气,村里的回复是“你家又没有壮劳力,有梨子分就不错了!”没有人去想这家的壮劳力是怎么没有了的。当白禾和童师傅一路卖艺讨生活时,全村没有一家肯收留又渴又累的师徒俩过宿。在“亮眼人”的歧视里,白禾既有对小伙伴天然亲近,比如他捏了三猫、四狗、五耗子的“泥人”陪自己玩。也有来自亲友、师傅的规劝,比如爸爸意味深长地说,要讨弟弟妹妹喜欢,这样你老了才有人肯照顾。童师傅要求他吃碗里的菜,在主人绝不要伸筷子夹菜,以防主人嫌弃。可以说,白禾在极度的自觉自律里,一点一点地掘开能够和“亮眼人”对接的通道。这条“尊严”之路,走得艰辛,却不凄惶,这是因为有白禾爸爸无微不至的疼爱,有好朋友草叶的知心陪伴,有“吴爹爹”“童瞎子”、师娘以及瞎子师傅群体豁达、坦荡地引领。更重要的是,通过白禾自己的内驱力——经历着“正常儿童”无法感知和理解的精神创痛,却不自轻自贱,并且顽强地维护着自我的完整性,并对所谓“正常人”的优越性进行着不卑不亢地对抗。

郝周用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有力又诗意地刻画了白禾的成长。在26个章节里,郝周从不吝惜笔墨去书写小伙伴们的戏耍、白禾独处时的心理活动,在草叶带领下小伙伴们陪白禾玩“岳飞抗金”的扮演游戏等盲童所经历的“日常生活”,这些舒缓的童年日常是白禾成长的生活日子。一方面,郝周又用刀劈斧削的方式,直击盲童白禾的锥心之痛。雷雨交加之夜父亲意外身亡,掀翻了白禾脆弱而温情的庇护所;更让他无法释怀的是,父亲是出于好心帮忙,替换草叶父亲去修水坝的,此后,草叶父亲又建议将白禾送到福利院。一连串的纠葛让白禾一遍遍地拒绝妈妈的赔罪,也险些毁掉了他和草叶两小无猜的真情。不肯释然的白禾,是这么自然又真实。当他戴着棍子独自走了三个多小时,来到深山里的草叶家、来到爸爸殉难的水库边时,甚至在深夜迷路时听到送葬人的喊魂声,而格外感到人间亲切时,这个历经磨难的盲童在一点点地变强大、变豁达。尤其是当白禾师徒俩在枫树沟偶遇草叶爹(聋哑)和瞎子师傅时,在读者以为白禾和草叶爹的纠葛将要峰回路转时,童师傅的一句“咱们还要往前走呢!”让故事的结尾变得荡气回肠、充满遐想。这部作品跌宕起伏的叙事节奏,用足够的耐心在等待白禾成为人间岁月的歌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郝周用屏蔽视觉的修辞语言构建了盲童的认知世界,并生成了这部小说的修辞力度和艺术风格。视觉之外的世界是什么?在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以及通感中汇聚成了白禾的独特认知世界,比如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有影子,树的影子就是树荫,美是一张笑脸。白禾向童瞎子拜师学艺,开始走上了唱小调的谋生之路;师傅唱唱时的顿挫悠扬、窘境中的不疾不徐,包括故事脚本的多样性、民间韵文的曼妙,都是“亮眼人”的盲区,都在盲人隐忍的绽放中风情万种。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曾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郝周写了一个关于“盲”的故事,失去视力的“盲”童用其他感官的极致发挥来代替视觉,并点亮了心灵之眼;而“亮眼人”的盲点、盲区在哪里?郝周给我们存了颜面,留了余地。互为“他者”,相互救赎,这是郝周的初心,也是《白禾》的尊严。

## 寻找盲童心中的那一抹光亮

□王苗

郝周的长篇小说《白禾》在原创儿童文学版图上,是一部堪称独特的作品。他用目光凝视盲童和盲人这一特殊群体,活灵活现地塑造了白禾、童瞎子、吴爹爹、余亮等性格各异的盲人形象。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具难度和挑战性的写作尝试,没有十足的勇气和把握,很难完成。青年作家郝周用扎实的细节、缜密的笔致、纯熟的手法,交给读者一份让人满意的答案。

作者模糊了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但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发生在过去年月里的故事。因为生病,幼年的白禾吃了乡村郎中开的药,生了眼疾,经过各种偏方的治疗,白禾的眼睛终于彻底看不到了,成了一个“瞎子”。失去视觉后,幼年的白禾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探索”这个未知而陌生的世界:太阳就像汤圆一样圆圆的,月亮就像粘在碗上的豆把弯弯的,树的绿色就是平时吃的菜叶的颜色,影子就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郝周在写作这些内容时,极力调动眼睛以外的感官,大量书写听觉、触觉、嗅觉的体验,用诗意、清幽、具像化的语言把盲童对外界的感知描写得淋漓尽致,细腻感人,而这些恰恰又是非儿童化的表达。郝周打通了儿童文学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方法之间的任务二脉,让二者实现了一种巧妙圆融的契合。

在书写盲人群体前,郝周做了大量细致的采风工作,采访了十几位盲人,仔细观察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所以他笔下的盲人形象真实感人,毫不虚浮。比如白禾在一处杂树林里丢了家里的钥匙,不得不一点一点在地上寻找。他“跪在地上,一只手掌撑着地,另一只手在地上摸索着,就像一个非雷区工兵在雷区排雷一样”。而到了一座石桥时,白禾不知道桥在哪儿,路在哪儿,“只好蹲下身来,身体贴着桥面,两只手掌撑着往前挪一下,身子也跟着往前挪一下,远望过去就像是一只笨拙的四脚爬虫一样”。自尊的盲人跟别人同桌吃饭时,为了避免碰到别人的筷子,只吃自己碗里的饭菜;因为看不见,盲人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摸”和用棍子“点”……恐怕只有对盲人这一群体非常了解以后,才能写出这些微小又厚重的细节。

白禾成了“瞎子”后,寸步难行,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无比遥远。他没有办法像其他小伙伴一样去野外疯玩,去学校读书,去各种各样有趣的地方。他渴望去远方,渴望变成一只可以振翅飞翔的鸟。但他面临的现实是那么残酷和冰冷,妈妈和弟弟妹妹嫌弃他是家里的累赘,小伙伴们欺负和捉弄他,只有父亲和草叶对他好。为了不让自己看不起,白禾拜师学艺,开始学唱小调,聪明机敏的他很快学会,跟着师傅四处卖唱,靠着手里的棍子,走遍了十里八乡的村庄,并且还要跟着师傅继续走下去……在小说中,不断提到的“路”和“飞翔的鸟”无疑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象征着白禾对光明和自由的向往,与他为了摆脱现实困境付出的各种努力相呼应,又暗含着白禾身上“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放弃的精神。

最初,白禾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别人牵着,先是父亲、弟弟妹妹,后来又是草叶和小伙伴。白禾跟在他们身后,变成他们的“影子”。而后来,白禾可以靠着手中的棍子走很远的路,甚至一个人步行4个小时,到了山脚下草叶的新家。眼睛看不见,他就靠听,靠摸,靠琢磨,硬生生找到了“窍门”,也硬生生给自己找到了一条“路”。而当心高气傲的师兄余亮因为治眼失败,万念俱灰,张开双臂,像一只鸟儿一样从高高的长江大桥上纵身跃下时,这个悲剧性的故事与白禾的故事互成镜像,一体两面,让全书的主旨实现升华:每个人都渴望变成一只自由飞翔的鸟,但脚下的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没有捷径,没有捷径,没有“窍门”。

既然聚焦了盲人这一特殊的残障群体,郝周似乎根本不想写一个“讨喜”的故事,相反,他下笔时有着近乎决绝的残酷和无情,用毫不矫饰的白描语言冷静而清醒地书写。他写小主人公白禾的单纯、善良、坚强,也毫不避讳他身上的执拗、阴鸷和“拧巴”。当爹死于修水库的一次事故后,被沉重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妈妈一度把白禾扔到福利院。白禾深深地记恨妈妈,也记恨最好的朋友草叶的爸爸——因为是他给妈妈出了这个主意,而且爹是跟他换工后出的事。白禾没有意识到,他的愤怒和冰冷极大地伤害了妈妈,伤害了草叶的爸爸,也伤害了草叶,但伤害最大的其实是他自己。他把自己困在一团黑暗中无法动弹,就像小时候放牛时被牛绳乱糟糟地缠住一样。最终,白禾从老盲人吴爹爹身上学到了宽容,也让自己体会到另一种强大和释然的力量。

至此,作品从盲童白禾的个人成长史进入到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的思索,关于“眼明”和“心明”的探讨更是让读者振聋发聩。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们心存善良,不走走路,反倒将万事万物“看”得更清晰,就不能说他们没有在这大千世界中走一走。他们曾经生活的花花世界,终将留下他们曾经来过的痕迹。

除了爹和草叶,形形色色的盲人都给白禾带来了光。宽容通达的吴爹爹、聪慧睿智的师傅、热情干练的师娘、志向远大的师兄,还有或粗犷,或安静,或热闹,或幽默的性格各异的瞎子艺人。他们就像一尊尊黑色的雕像,塑造着白禾生命的线条。有了这些光,前方的路不再是幼年时爹为了白禾认路,在门外第八棵泡桐树刻的滑溜溜的圆圈,也不是白禾累了,爹背着他走路时那宽厚的肩膀;而是掉在树上的瓜果再也长不到藤上的超脱,是“过了枫树沟,咱们还得往前走”的无畏。白禾长大了,他不再是跟在爹身后的、被阳光照不到的“影子”,而成了他自己。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要朝前走,不住地朝前走。白禾听着从黑暗中传来的温柔而有力的声音,寻找心中的那一抹光亮。



《白禾》封底图